

剝爛蘋果·銳批評文叢

楊光祖 著

批評的思想之光

作家出版社

剝爛蘋果·銳批評文叢

楊光祖 / 著

批評的思想之光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批评的思想之光 / 杨光祖著. -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7. 11

(绚烂苹果·锐批评文丛)

ISBN 978-7-5063-9596-0

I. ①批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中国文学-文学评论-文集
IV. ①I206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180824号

批评的思想之光

作 者: 杨光祖

责任编辑: 汉 睿 周 茹

装帧设计: 曹全弘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中煤(北京)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 数: 282千字

印 张: 20.25

版 次: 2017年1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9596-0

定 价: 49.00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杨光祖

1969年生，甘肃通渭人，文学评论家。现任西北师范大学当代文艺评论中心主任，教授，硕士生导师。甘肃省领军人才，甘肃省文化宣传系统“四个一批”人才，甘肃省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。兼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，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等。出版有《杨光祖集》《回到文学现场》等学术著作五部，散文集《所有的灯盏都暗下去了》。曾获甘肃省敦煌文艺奖一等奖，甘肃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，甘肃首届黄河文学奖文学评论一等奖。



楊光祖

说真话，敢于亮剑发声。他们针对某一个具体作家作品的批评也许有偏颇、有争议，不是所有人都认同，也不代表出版社的观点，但他们的批评姿态、批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，他们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维度。作家出版社希望通过这套丛书，集中展示这些批评家的形象，让他们的批评方式、文学观点为更多的读者所了解和熟悉，并以此积极营造“好处说好，坏处说坏”的健康批评生态。

本丛书将采取开放式的结构，今后有符合丛书宗旨的新的批评家的作品，我们将陆续推出。

作家出版社

2017年5月

目 录

上篇

- 大众文化思潮对当代文艺创作的影响 / 3
- 批评的伦理底线与批评家理论主体的建构 / 13
- 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
——作家明星化反思 / 23
- 形式与文学的生长 / 32
- 文学的技术与灵魂 / 45
- 网络文学亟需美学力量 / 54
- 我们为什么没有伟大的战争小说 / 61
- 当代中国影视创作中的人文精神缺失 / 69
- 象牙塔里的呓语与希望 / 79
- 优秀的文学都具有故乡意义 / 89
- 批评是一种稀有的才能 / 92
- 优秀的文学批评是创造性的 / 96
- 提升文艺批评的思想力量 / 100

下篇

- 《小团圆》与张爱玲的创伤记忆 / 109
- 莫言小说的局限 / 117
- 母亲上官鲁氏论
——莫言《丰乳肥臀》研究 / 128
- 《兄弟》的恶俗与学院批评的症候 / 144

- 余秋雨：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/ 157
- 韩石山：贬鲁崇胡为哪般？ / 167
- 王充闾散文的一种解读 / 177
- 人还是不能写比他高的东西
——《白门柳》论 / 183
- 罪感的缺失与苦难的倾诉
——张贤亮小说的一种解读 / 203
- 论《平凡的世界》中的创作误区与文化心态 / 216
- 田小娥论 / 228
- 庄之蝶：肉体的狂欢与灵魂的救赎 / 240
- 《带灯》：修辞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技巧问题 / 252
- 中国的苦难如何写出？
——《定西孤儿院纪事》的小说伦理与艺术得失 / 267
- 才情独异的自我寄生性写作
——对董立勃近期四部长篇小说的一种解读 / 284
- 挑战自我和艺术的极限
——论马步升的文学创作及其限制因素 / 296
- 满嘴跑火车的文学史
——读孔庆东《国文国史三十年——中国现代文学史全讲》 / 309
- 卓别林的伟大在哪里？ / 313

上篇





大众文化思潮对当代文艺创作的影响

一、消费主义盛行，导致艺术家精神的丧失

现代化的迅速发展，工业化、都市化的日益强大，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乡村生活的终结，这是人类发展的趋势，谁都挡不住。新的消费意识形态也应运而生，“我消费故我在”的观念，不断深入人心，快乐主义、拜物教、享乐主义成为人们越来越喜欢的文化。丹尼尔·贝尔说：“过去30年里，资本主义的双重矛盾已经帮助树立起流行时尚的庸俗统治：文化大众的人数倍增，中产阶级的享乐主义盛行，民众对色情的追求十分普遍。时尚本身的这种性质已使文化日趋粗鄙。”^①

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，开始广泛地影响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家，甚至渗透到他们的骨血里去了。陆扬说：“大规模的现代工业生产技术、大规模的现代消费市场，以及大规模覆盖的现代大众传媒，构成大众文化的三个要素。”^②这话是对的。

多年来，我们的文艺创作、文艺评奖、文艺节目片面地唯市场论，以收视率、版税为唯一标准。这种不看社会效益、唯金钱马首是瞻的现象，一直让人极其担忧。它严重扭曲了我们的文艺评价标准，某种程度上败坏了我们的文艺生态、文化生态。一些“三俗”作品甚嚣尘上，畅行无阻，而真正优秀的文艺作品却无法出头露面，获得真正的尊重。多年来，那些胡说八道、搞笑搞怪的节目垄断了黄金时段，娱乐至死、消费第一，成为很多主创人员的座右

① 丹尼尔·贝尔：《资本主义文化矛盾》，第37页，三联书店，1989年。

② 陆扬：《后现代文化景观》，第321页，新星出版社，2014年。



铭。这种乱象最后导致的结果是黄钟毁弃，瓦釜雷鸣，让普通百姓不知道何者为佳、何者为劣，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精神生活，某种意义上导致了人们信仰缺失、灵魂空虚、心理焦虑。

这种将严肃文艺与通俗文艺或者通俗文化使用同一评价体系的做法，非常可怕。它极大地降低了文艺的高度，让文艺创作越来越走向制作，走向规模生产。比如，陈忠实逝世了，有人在网络上公开他的版税收入，说根本不是韩寒、郭敬明的对手，也无法跟如今的那些网络写手相比。这种评价一下子就毁掉了《白鹿原》作为一部杰出小说的地位。如果我们的文艺评论家、评价机构都认同这种机制，那就无法创作出杰出的文艺作品。

由于过度崇拜消费主义，相信市场，于是，文学艺术创作的倾向出现了问题，低俗现象非常普遍。大家都知道，如果要过度迷信市场，那只有两个内容是最能达到这个目的的，一个是暴力，一个是色情。你看如今的网络小说，几乎每隔几段，就必须要有这些内容，不然就无法吸引读者的眼球。可以说，感官刺激，成了唯一的创作目的。甚至为了吸引读者，不惜胡说八道，用一些耸人听闻的历史观来刺激读者，如《狼图腾》《大秦帝国》等。

如今，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，因此，精神文化消费空间大大增长，对文艺的诉求也日益强烈。但可惜的是文艺工作者却没有给他们优秀的文艺作品。我们的影视、报业、通信越来越发达，不过，这里面承载的内容却越来越苍白，越来越“三俗”，而真正的严肃文艺，有格调有思想的作品却似乎越来越少。某种意义上，老百姓的精神生活越来越简单，越来越贫乏。这种现象，对于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，有百害而无一利。

我们知道，作为严肃的批评家，必须要有一种批判精神，要有运用自己的理性严肃批评的能力。对那些票房很高，市场很认可，但人文精神严重缺乏的文艺作品，必须指出它们的不足。《泰囧》《三枪拍案惊奇》《绣春刀》这样的一些纯粹娱乐的作品，不能评价过高，要知道，它对消解人们的精神，破坏人们那点稀薄的是非观，颇有杀伤力。我们的文化产品，必须既有经济效益，更应该该



有社会效益，要引领人们往上走，而不是往下降。通过文艺作品，让人们脚踏大地，仰望星空，而不是跟着物质欲望走，跟着感官刺激走。

众所周知，文艺作品既有商品属性，也有艺术属性，就人类的发展而言，艺术属性更加重要。因此，我们不能将商业规则误当作艺术法则，一定要坚守艺术第一的原则。文艺作品的艺术性是净化人的心灵、陶冶人的情操的伟大力量，倘若没有艺术性，一部作品还有“文艺”可言吗？习近平总书记说：“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，不要沾满了铜臭气。优秀的文艺作品，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、艺术上取得成功，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。”

我们当然需要一些消费主义的文艺作品，满足一些市民的文化诉求。但作为中华民族，我们还必须有一些伟大的文艺作品，拒绝消费主义的普及化。黑格尔说，一个民族要有一些观照天空的人，否则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。

二、市场至上，影响了艺术作品的质量

大众文化是为市场而规模化制作出来的，包括了广播、电影、动漫、电视、网络小说等。大众文化的标准化、程式化、肤浅化，追求虚假的感官快乐，而忘记了许多值得我们去追求的价值观念。因为片面追求经济效益，最后的结果是主旋律边缘化了，严肃文学艺术边缘化了，真正优秀的作家艺术家边缘化了。可是，那些低俗的文艺作品、节目，却没有边缘化。它们以“市场”“收视率”的名义而大行其道。我们知道，在欧美那些发达国家，大众娱乐作为文化产业当然极其发达，日本、美国的通俗文化亦了不得，但他们的严肃文艺依然有着广大的市场，并不会因为大众文艺而受到排挤。《哈利·波特》永远是《哈利·波特》，永远取代不了莎士比亚。可是，在我们当下的社会，似乎于丹超越了孔子，韩寒取代了鲁迅，很多大学生喜欢前者，而不喜欢后者，甚至从来不读后者。这



绝不是中华民族的福音。

完全为市场而创作，导致艺术作品完全商品化，艺术家的想象力丧失殆尽，人文价值、理想、信念都抛诸脑后。于是，生产的作品基本都是满足平均数的通俗化作品，基本就只有一种属性：商品，而它们的艺术性却几乎荡然无存。

所以，我们看今日的小说，大多数似乎都不是小说，而更像是电影或电视的脚本。作家写作的初衷就是奔着电影或电视剧改编去的，至于能不能被人家相中，那倒是另外一回事了。什么时候我们的小说家如此没有自信呢？比如严歌苓的长篇小说，其结构基本上就是电影或电视剧的结构，情节置换，也是影视的。这种大众文化对小说的艺术表达之影响，太巨大了。某种意义上，可以说几乎就毁灭了小说。

那么戏剧呢？这种舞台艺术以它的现场性，营造了一种和观众水乳交融的感觉，某种意义上给观众的冲击比影视要更大一些。但大众文化的冲击，也使得舞台成了挑战人类伦理底线的所在。茂腔戏《红高粱》，在舞台上直接展现红高粱里的野合，脱衣、亲热，等等，让观众很不好受。因为这毕竟不是电影。

真正的艺术家被认为绝不流俗于商业市场行为。布尔加科夫说，为金钱写作是可耻的。一位作家写作肯定是应该得到经济回报的，这没有什么错。但关键是你的写作必须忠实自己的内心，而不是市场，不是金钱。我曾经说，市场对一位作家的伤害，并不会比别的小。中国当代作家普遍缺乏传统文化的滋养，更少欧美文化的洗礼，所以，他们的写作更容易受到市场、金钱的影响。由于作家主体的精神匮乏，于是大众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就是致命的，市场至上，就成为他们唯一的创作目标。无论作品内容，还是形式，都明显受到了大众文化的影响，日益趋向低俗、媚俗、庸俗，严重破坏了中华审美精神，包括中华审美能力。如今的大学生，受此文化影响，也不愿阅读经典，沉迷于网络游戏、网络小说之中而不能自拔。汉语写作的日益衰微，让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好文字，什么是坏文字。

最近杨绛先生辞世，有几家报纸采访我，我说：



杨绛的辞世，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真正结束。这话虽然说得有点烂了，但还得说说。而这次说的，可能是真的。杨绛女士不仅仅是钱钟书先生的夫人，她更是一位杰出的作家、戏剧家、翻译家、学者。她是一位真正从民国走出来的大家闺秀，一位真正的具有现代意识，而又富有家学、中西兼通的文化人。她的作品，无论戏剧、小说，还是散文、翻译，都是极其安静、蕴藉、干净，洗练而自然，毫无尘俗气。晚年翻译《斐多》，深意存焉。当今读者读惯了咋咋呼呼、逞才使气、花里胡哨的所谓文章，对杨绛的文字，可能一下子很难进入。但这才是真正的文字，很多人搞了一辈子文学，也永远不知道什么是好的文字。她曾说：“我没有‘登泰山而小天下’之感，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。”可惜，我们现在就缺这样“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”的学者、作家了。

真的，钱钟书、杨绛这样的学者，这样的作家，如此杰出的汉语写作，随着他们的去世，难道真的就成了《广陵散》了？

我近几年遇见不少的作家，包括一些知名作家，谈起鲁迅，嗤之以鼻；谈起周作人，更是不屑一顾。至于张爱玲的小说，他们完全排斥。我就说，其实这些所谓的作家，一生都没有真正走进汉字，虽然他们也写了很多东西。新疆作家周涛说，他从来感觉不到张爱玲的文章的好。我在一篇文章里说，如果他能感觉到的话，他的散文写作不会那么快就夭折。其实，散文是老人的文体，应该是越写越好的，所谓人书俱老。可是我们如今的散文家却大都是青年写作，连中年写作都很难进入，更休谈人书俱老。

就文学作品来说，语言是很重要的，甚至可以说，文学是语言的艺术。但我们发现当代作家的语言大都不过关，而且还不以为然。这一点不要和鲁迅等大师比，就和杨绛先生的文字比，相形逊色太多了。止庵说：“杨绛散文语言具有准确的美、朴素的美和精练的美，这统可归之于一句很古老的话：‘辞达而已矣。’对这



句话我们似乎总觉得只是一个起码的要求，其实它是一个最高的要求。”“杨绛散文白描的风格，她的深沉、实在、朴素、含蓄，与此前三四十年间成为时尚的那种虚夸、浮躁、雕饰，是根本对立着的，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散文美学观念。”^①

当然，能做到这一点，是与她的丰厚学养有关的。她的中西兼通的学问，开阔的视野，极高的品位，深厚的修养，当代作家几人能及？“而且文化在她这儿是‘化’得最纯熟的，丝毫不露痕迹，文化不是作为一项内容而是作为一种底蕴出现在她的文章中，文化也就是她的心态的一部分，这是她高超的地方，也是她平易的地方。”^②

《洗澡》出版后，施蛰存撰文说：“语文纯洁，本来是读者对作者，或作者自己对作品的最低要求。但在近十年来，却已成为最高要求，在一群三十左右的青年作家的作品中，要找一本像《洗澡》那样语文流利纯洁的作品恐怕很不容易了。”他认为杨绛“自是语文高手”^③。

由于一味追求市场，文艺作品的思想内涵就很单薄，甚至很庸俗、低俗。这一点我们阅读鲁迅的作品，就可以有强烈的感觉。

三、多媒体、高科技的发展，带来艺术的浅俗化、碎片化、技术化

大众文化得以广泛传播，全赖强大的传播渠道，即如今备受关注的新媒体，尤其网络的迅猛发展，博客、微博、微信等的广泛使用，让如今人的文学阅读习惯完全改变了，刷屏成为人们尤其青年一代的日常习惯，而读书，尤其读经典几乎被他们遗忘了。

视觉文化的发展，也使得作家的写作发生了巨大变化。短平快似乎也更多地被作家认同，并成为习惯的写作方式。长篇小说的写

①② 杨绛：《杨绛散文选集·止庵序》，百花文艺出版社，1995年。

③ 施蛰存：《文艺百话·读杨绛〈洗澡〉》，第355—356页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1994年。



作更加容易了，很多作家一年一部长篇小说，以前那种半生写一部长篇小说的生产模式早就过时了。比如，贾平凹，这十多年，几乎每隔一年，就有一部长篇小说。这种产量让人惊叹，但小说的质量却日益下滑，文章比较粗糙。这么快的产量，哪里有时间精细打磨？而且，这几年的长篇小说，就容量来说，却越来越短篇小说化。人物很少，故事情节也不复杂，很像市场上的注水肉和那种掺了很多水的牛奶。像余华的长篇小说《第七天》，已经来不及消化时代，完全是将微博等网络的一些东西，粘贴到小说里。贾平凹《带灯》已经开始抄文件了，小说里大段大段地粘贴文件。这种创作模式，导致小说的浅俗、碎片，也没有阅读的艺术美感，就是一个粗糙的工业产品而已。

网络小说的迅猛发展，也值得我们关注。我们阅读那些网络小说，字数似乎越来越多，但内容却很少有厚重的。这种满足网络即时阅读的写作模式，必然地带来小说的通俗化，甚至情色化、暴力化，而且还受资本的限制和控制。他们没有多少自由的创作空间，等于就是一个资本的狂欢。他们的写作思路严重受网站负责人的影响。其实，也是一种浅俗、庸俗的写作，不管变化多少花样，也没有几个有文学价值的作品。

高科技带来的技术化、浅俗化，在电影领域更加普遍。美国导演卡梅隆的《泰坦尼克号》《阿凡达》，带给观众的是视觉的盛宴，就艺术性、思想性而言，是非常贫乏的。我曾说，这是技术的胜利。不过，卡梅隆的电影还是有一个过得去的故事，有一种人道主义精神在，对观众还是有一定的教化意义。至于张艺谋的《英雄》《十面埋伏》《满城尽带黄金甲》等，除了技术的肆意铺展，根本就没有一点人道主义精神，没有张扬人性，而是宣扬暴力，歌颂暴君，历史观、价值观都是错误的。为了市场，为了票房，可以说，张艺谋完全抛弃了自己早年的那点人文情怀，完全成了资本的奴隶^①。以前的电影，和文学是亲戚关系，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

^① 《呼唤电影的“人文精神”》，杨光祖，《中国艺术报》，2014年9月19日。